

時局叢書之四十四

爲政忠告 第一卷

華北政務委員會總務廳情報局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廿四日出版



MIG
D092.47
1
2:1



編輯凡例

一、爲政忠告又名三事忠告，分三卷，即牧民忠告，廟堂忠告，風憲忠告也，撰者元代張文忠公希孟，舉凡爲政之才，愛民之要，修身之則，立行之端，具在此書，值此民衆塗炭，官吏貪污之際，此書不啻純好藥石，用特搜得孤本，整理付梓，俾有益於國家民族云爾。

二、本書即按原有卷數，分訂三冊，第一卷牧民忠告，凡十事，共七十四條。第二卷風憲忠告，凡十事，第三卷廟堂忠告，凡十事。

三、本書因據抄本付印，故錯誤在所不免，祈讀者諒之。
四、元史列傳及清張家聲，及顧氏跋文，均附於第三卷卷之末，用供參考也。

牧民忠告前言

中國的吏治，以漢代爲最良好，龔黃之治，可以算得民到於今稱之。我們考察漢代所以能夠造成這樣優美的成績，完全是在上的重視其事的結果。史稱文景時代，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就是管倉庫吏的後代，因爲久於其任的關係，他們才能夠將地方的一切事體，看做自己的家事一樣，吏治焉得不蒸蒸日上。宣帝明帝都是絕對慎重吏治的，宣帝常說，「郎官出宰百里，民命所繫，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所以凡是治績良好的官吏，祇加序而不遷官，有爵至關內侯，而仍任以地方的行政，明帝時，以館陶公主的親貴，要想替他的兒子，求一親民之官而不可得，漢代吏治的尊嚴，可以想像而知了。所以拿歷史來看，漢朝的循吏之多，那一朝也不能相比。現代吏治的竄敗，貪墨相繼，是無庸諱言的。在官的人，拿所任職務，視爲傳舍，存著五日京兆的心，仕途冗雜，可以說是每况愈下。這本牧民忠告，是元代張養浩先生的遺著，所說的全是縣令自身的爲與守，書凡兩卷，上卷爲拜命，上任，聽訟，御下，宣化，下卷爲慎獄，救荒，事長，受代，居閑十事，每事又分出若干條，我們認爲凡是做縣長的，實在有一讀的必要，除此以外尚有下面兩點意見：

第一，中國的政治，常常是以人存政舉的，所以說有治人，無治法，政治不能永久走上軌道，這是一個最大原故，我們希望今後國家，要以法制來統馭一切，所立的法，

一定要遵守。牧令一官，最好是讓他久於其任，一個縣令，雖然所治的地方，祇有百里，然而一個國家，所有的經緯，在縣治地方，也有具體而微的，應有盡有，倘然不是久於其任的話，這一個地方的民風，教育，財政，水利，農田，一切的一切，剛剛考查明白有所舉革，又要升遷調轉，縣政決不能有良好的成績，讓他久於其任，才能有所建樹。

第二，一個地方，縣長如果得人，往往能消弭無窮的隱患，得一良牧令，其實能夠勝過十萬甲兵，實在是所關非細。現在仕途任其如此冗雜，以不學無術的人去牧民，在形格勢禁之下，往往取敷衍塞責的手段，因為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的原故，民生的疾苦，彷彿是與他無涉，就是「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了，孟子說：「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藪矣，求牧與藪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仰亦立而視其死與，」我們拿這幾句話來看，現在的民生，已是扞軸其空，瑣尾流離，吏治敗壞到如此地步，應該認爲有澄清吏治責任的人，沒有盡他最大的努力，完成他的職責。

論語上說，「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別的事體，可以不可則止，獨有對於牧民的縣令，是一縣民生之所繫，決不能不可則止。我們將這本牧民忠告，按日排比登在報上，稍有深奧的句子，加以詮釋，求其易於通曉，因為這書，不但是牧民的人應該一讀，就是拿他治身律己，也是一本相當有用的好書。最後我們引用詩經上兩句話「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從前的時候，是以牧民之官，爲民之父母的，須要有慈祥愷悌之懷

，縱不愧這四個字，大學上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可謂言簡而意賅，書經上說：「用顧畏於民瘡」我們拿這句話，作爲本篇的結論，以告今世有牧民之職者。

元張文忠爲政忠告二種

牧民忠告序

牧民忠告者，濱國張文忠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於天下，其爲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文字之間，施諸動靜云爲之際，蓋無一不本於仁義孝弟之心也。故自爲縣令，爲御史，爲參議中書，爲中丞而臺，皆即其所行，養之簡榮。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爲令時著也。閒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歎曰，是何忠厚之至哉，因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秦曰，我昔在朝，當皇慶延祐間人物最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求其志同道合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二人嘗聯無過我慷慨論議，日昃不忍舍去，且相顧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孰先死，則後死者當銘諸，使子孫世世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秦承乏闡海憲使，而公之子惟遠亦僉司事，閒語共故，則相對悽愴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宮，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爲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至正十五年秋九月後學宣城貢師秦序。

牧民忠告目錄

拜命 凡六條

省己，克性之倫，戒貪，民職不宜泛授，心誠愛民智無不及，法律爲師，

上任 凡六條

事不預知難以應卒，受謁，治官如治家，瘴說，禁家人侵漁，告廟，

聽訟 凡十條

察情，弭訟，勿聽讒，親族之訟宜緩，別強弱，待問者勿停留，會問，妖言，

民病如已病，移聽，

御下 凡五條

御吏，約束，待徒隸，省事，威嚴，

宣凡 凡十條

先勞，申舊制，明綱常，勉學，勸農，服遠，恤鰥寡，戢強，示勸，毀淫祠，

爲政忠告 第一卷

慎獄 凡十條

存恕，獄詰其初，詳讞，視尸，囚糧，巡警，按視，衷矜，非縱囚，自責，

救荒 凡九條

捕蝗，多方救賑，預備，均賦，祈禱，不可奴妾流民，救焚，尚德，上災異，

事長 凡六條

各守涯分，甯人負我，處患難，分諷，以禮下人，不可以律已之律律人，

愛代 凡六條

郊迎新代，克終，不競，不可自嚮，告以舊政，完歸，

居閑 凡六條

輕去就，致政，進退皆有爲，以義處命，求進於己，風節，

牧民忠告

卷上

齊東野人張養浩

拜命第一 凡六條

省己

命下之日，則拊心自省，有何勳閔（功等也史記功有五等，明其等曰閔），行能，膺茲異數。苟要其廩祿（廩給也，祿俸也），假其威權，惟濟己私，靡思報國，天監伊邇，將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儻（負荷也），人爵而曠其事，已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克性之偏

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質強劣有所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無不集者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略克之以詳，頹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循己之偏而處之，鮮有不敗者矣。古人佩弦佩韋（西門豹性急，佩韋自緩，董安予姓緩佩弦自急），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讀書無益，莅官不才者，皆由狃於習而不知痛自克治，故也（習也左傳莫教狃於蒲騷之役）。

戒貪

普天率土（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生人無窮也。然受國寵靈（尊榮之福也），而爲民司牧者，能幾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愛也。得不爲世所誚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幾，厥心溪壑，適以自賊，一或罪及，上孤國恩，中貽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足以償一夕繯繼（繯里索也。繯與繼同。繫也，論語雖在繯之中）之苦。與其戚於已敗，曷若嚴於未然。嗟爾有官，所宜深戒。

民職不宜泛授

今選官者，大率重內而輕外，殊不知漢官帝所以富民，唐太宗所以家給人足，皆由重牧民之長，故也。嗚呼，牧民之長，其重若此，乃泛焉而選，懵（不明也）焉，而授，奚爲不是慮也哉。

心誠愛民智無不及

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而已矣。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哉。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

法律爲師

吏人蓋以法律爲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所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爲俗吏所迂也，

上任第二 凡六條

事不預知離以應卒

比入其境，民瘼輕重，吏弊深淺，前官良否，強宗有無，控訴之人多與寡，皆須盡心詢訪也。至則遠居數舍，召掌之者語其詳，疏其概，先得其情，下車之日，參考以斷。若素無所備，卒然至部，聽訟之際，百姓聚觀，一語乖張，則必貽笑，闔境。况民心易動，尤在厥初。初焉無以厭服其心，後雖有爲亦將奚信。不然，受其訟而異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輕，率應答，使士民失望也。

受調

諸執事參調，不可默然無一言。第曰誤蒙國恩，託茲重寄，芒背（芒刺在背也，霍光驂乘宣帝如芒刺在背）汗顏，期與諸君滌慮洗心，以宣大化。汝或余違，國有常憲，（常法也）非所敢私，諸君其慎之。

治官如治家

治官如治家，古人嘗有是訓矣。蓋一家之事，無緩急巨細，皆所當知，有所不知，則有所不治也，况牧民之長，百則所叢，若庠序，若傳置，若倉廩，若囹圄，（獄也）若溝洫，若橋障，凡所司者甚衆也。相時度勢，弊者芟之，汙者潔之。（塞也）墮者疏之，缺者補之，訟舊所無有者經營之。若曰彼之不修何預已事，瞬夕代去，自苦奚爲，此念一萌，則庶務皆墮（毀也）矣。前輩謂公家之務，一毫不盡其心即爲苟祿，獲罪於天。

瘴說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以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瘴。有一於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海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故余具載其言，以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禁家人侵漁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給，其勢必當取於人，或營利以侵民，或因訟而納賄，或名假貸，或託姻屬，宴饋徵逐，通室無禁，以致動相掣肘，戚無所施，已雖日昌，民則日瘁。已雖日權，民則日怨。由是而坐，敗辱者，蓋駢首僂躡也。（首踵相比言其多也）嗚呼，使爲妻妾而爲之，則妻妾不能我救也。使爲子孫而爲之，則子孫不能我救也。使爲朋友而爲之，則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子孫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職，而自爲之爲愈也哉。蓋自爲，雖閭門恒淡泊，而安榮及子孫爲人。雖謹然如可樂，而禍患生几席也。二者之間，非真知深悟者，未易與言，有官君子，其審擇焉。

告廟

故事牧民官既上，必告境內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賄自爲誓，庶堅其遷善之心焉，爾後雖欲轉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

聽訟第二 凡十條

察情

爲政忠告 第一卷

人不能獨處，必資衆以遂其生，衆以相資，此訟之所從起也。故聖人作易，以訟繼師，其示警固深矣。夫善聽訟者，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必先審其辭。其情直其辭直。其情曲其辭曲。政使強直其辭，而其情則必自相矛盾。從而詰之，誠僞見矣。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固不外乎此。然聖人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也。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何由及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能聽訟爲德也。

弭訟

起訟有原，書訟牒者是也，蓋蚩蚩之（敦厚也，詩氓之蚩蚩）氓，闖於刑憲，書訟者，誠能開之以枉直，而曉之以利害，鮮有不愧服而兩釋者。惟其心利於所獲，含糊其是非，陽解而陰嗾，左縱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厭不已。所以厥令吏按情僞混淆莫之能信者，蓋職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訟，宜擇二三老成練事者使書之，月比而季考，酌其功過而加賞罰焉。若夫毆詈假質，凡不切之訟，聽其從宜諭遣之諭之而不伏，乃聞於官。終無悛（改也）心，律以三尺。如此，則訟源可清，而民間澆薄之俗，庶幾乎復歸於厚矣。

勿聽讒

健訟者，理或不勝，則往往誣其敵，嘗謗官長也，聽之者當平心易氣，置謫言於事外，惟核其實而遣之，庶不墮奸民計中矣。

親族之訟宜緩

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其里中開諭之，所得體矣。

別強弱

世俗之情，強者欺弱，富者吞貧，衆者暴寡，在官者多凌無勢之人，聽訟之際不可不察。

待問者勿停留

昔嘗使外，所過州縣，待問者雲集乎門，每病焉，乃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不浹旬則訟庭闕然（闕靜也，大張目也，易闕其无人）矣。

會問

訟有相約而問者，不可乘一時之忿，擅加撈掠也。若釋道，若兵卒，諸不隸所部者

是已。

妖言

民有妖言或衆者，則當假以別罪而罪之，如有妄書，取而火之，則厥跡滅矣，勿使蔓爲大獄，延禍無辜。

民病如己病

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繯泄，如己在閔泄。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雖欲因仍可得乎。

移聽

近年司憲受詞訟，往往檄州郡官代聽之，代聽者不可承望風官，邀寵一時，使人茹枉受刑，而靡恤陰理。

御下第四

凡五條

御史

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最親。惟其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可

缺，故久而必至爲姦。此當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則莫若自嚴。欲其不爲姦，則莫若詳視也。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也，絕其饋遺而已矣。所謂詳視其姦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綱領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案牘以行焉，少不經心，則姦僞隨出。大抵使不忍欺，爲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處人者，非聖人不能。故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於斯三者，度已所能而處之，庶不爲彼所侮矣。

約束

諸吏曹，勿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來訟端，以啓倖門，暇則召集講經讀律，多方羈縻之，則自然不橫矣。

待徒隸

卑卒徒隸，非公故勿與語，非公遣勿使與民相往來，若輩小人威以泄之，猶恐爲患，一或解嚴，必百無忌憚矣。

省事

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則事省，事省則民安，民安則吏無所資，一或紛然，

上下胥罹其擾也。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則又在夫措畫隄防之術，何如耳。古人謂多竿勝少竿，少竿勝無竿，不特用兵爲然，一役之脩，一宴之設，一獄之興，誠能思慮周詳，繇略舉舉，則民之受賜不淺矣。某嘗爲縣，胥吏輩，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餉尙馬，其他若逃兵，亡戶，逸盜，及積年逋稅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某見其然，常揮牘不爲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按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由是一切惟以信版集事，吏人失志，百姓獲安，至今旁郡以爲例。

威嚴

小而爲一邑，大而爲天下，賞罰明，則不煩聲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爲尤難，蓋吏與民比，詭詐易生，民遠於官，不能知理法，誤然而犯，官若可矜，吏則日處法律中，非不知也。小過不懲，必爲大患，無所忌憚矣。嘗聞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齒牙，別漱之，則益利。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成，允罔功，法此而行，斷不至於難治矣。

宣化第五

凡十條

先勞

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自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已勞則民逸，已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無倦。嗚呼，此真萬世爲政之格言也與。

申舊制

朝廷德澤，牧民者多屯而不能宣布，我朝自世祖皇帝，迄今數百年，列聖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國順民者，討論靡遺。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但有司寢廢而不爲申明，遂爲墜典。苟能揭而行之，則不待他求，而治道備矣。

明綱常

欲先教化，去其黷（敗也）教，悖化者去，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谿（相詬也，漢書姑婦勃谿），昆弟侮鬪，（鬪，訟也，怨恨也，詩兄弟鬪於牆），奴不受主命，冠屨倒置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必其來告，當諷鄉長恒糾其尤甚者，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懍（同悚懼也），然改行矣。

勉學

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爲務，是不知天秩民彝（彝常也詩民之秉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寮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濟，廩餼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皆敦篤以成之。久則弦誦之聲作，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勸農

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繫焉。其所當爲，有不待勸焉者，時因行治，視其輟工廢業者切責之。遠近聞之必知自勵也。常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原，將迎奔走，絡繹無息，蓋數日騷然也。至則胥吏童卒，雜然而生威，賂遺徵取，下及鷄豚，名爲勸之其實擾之。名爲優之，其實勞之。嗟夫，勸農之道無他也，勿奪其時而已矣。繇文末節，當爲略之。

服遠

或問遠方獠民，巢居溪洞，猛不能讐（失氣也，懼也，史記諸將養服），寬不能懷，喜則人，怒則獸。欲官朝廷德澤，若之何而可。余曰，物之凶狠，無虎狼若也。然使之左，右，前，後，惟吾人聽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克剛莫若柔，治繇莫如簡，且彼之所以及側不恆者，亦必有由矣。或貪其財，或蹙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屬，以

致蟻結蜂屯，肆其酷毒。苟安之而不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自而發。政使或爾，但嚴守已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服矣。况彼兵一動，守土者，非有上命，坐視而不敢前，比許追襲，則已雉兔逃，而禽鳥散矣。由是而論，安靜不競者爲上，恬無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開邊釁，斯爲下矣，官於遠方者，尙監於茲。

恤鰥寡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聖人所深憫，其衆居之所暇，則親蒞之，或遣人省視，若衣糧，若藥餌，吏不時給者，紕治之。

戢強

或謂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爲貪邪之吏而發也。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縱之也。何也，與之交私故也。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信哉。

示勸

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爲勸必多。

毀淫詞

毀淫詞，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牧民忠告

卷下

齊東野人張養浩

慎獄第六

凡十條

存恕

人之良孰願爲盜也，由長民者失於教養，凍餒之極，遂至於此，要非其得已也。嘗潛體其然，使父飢，母寒，妻子慍（慍，怒也，論語子路慍見）見，徵負旁午，癘疫交攻，萬死一生，朝不遑暮，於斯時也，見利而不回（回，曲也，詩其德不回）者，能幾何人。其或國而攘竊，不原其情，輒置諸理（理，治獄官也），嬰笞關木，彼固無辭，然百需叢身，孰明其不獲已哉。古人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嗚呼，人能以是論由，雖欲慘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獄詰其初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將有百倍厥初者。故

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路，其難可知矣。

詳讞

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讞議罪也，詳獄也）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讞之囚，不敢異辭焉。須盡辭吏卒，和顏易氣，開誠之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吏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寃，立爲辨白，不可徒拘閱（閱文也）。噫奸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視尸

故事承檢尸之牒，則晝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後時時焉而不親蒞，親焉而不精詳，罪皆不輕也。其檢之，式又當徧者，策仕者不可以不知。

囚糧

天地之德，曰好生，

聖元體之，以有天下，諸在縲紲無家者，皆給之糧，維縣獄不給也。意者縣非待報之官府，故令略詰其然，而上之州，比見爲州者，往往爲吏之所欺，吹求不受，以瘦死於縣獄，夫罪不至死而以已私繆殺之，不仁甚矣，爲州若府者尙深戒之。

巡警

詰盜非難，而警盜爲難。警盜非難，而使民不爲盜尤難。蓋天下之事，先其幾而爲之，則有餘。後其幾而爲之，則艱苦而無益。夫盜之發也，恆出不虞，智者防於未然，其防之之術則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幾（伺察也）游聚，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境以恐懼之。夫盜，猶鼠也。尉，猶狸也。勤於出，鼠必伏而不動。狸怠出，則鼠必與矣。彼爲尉者，與其勞於已然，孰若警於未發之爲愈乎。若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於勤，本以致富。勤斯富，富斯禮義生，禮義生，雖驅之使竊，亦必不肯爲之矣。故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誠成。

按視

獄庭時當一至也。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亦使司獄卒吏輩，知所警畏，而無飲博喧嘩，逸而反獄者，是亦先事防之之微意也。倉庫同。

哀矜

亡友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余聞之，私自語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以語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人於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之所發，非過也。

非縱囚

古人縱囚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要不可以爲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與期而縱之，是不幾於弄天子之法，以掠美，市恩，於下者乎。然出於朝廷，則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

自責

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飢者衆爲守與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哉。

救荒第七

凡九條

捕蝗

故事蝗生境內，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所坐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大小多寡，爲害輕重。若遽然以開洩其上者，羣集族赴，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孱，則當急率衆力以圍之，不必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故凡居官者。必先敢於負荷，而後可以有爲。

多方救賑

天所畀人富與貴者，非欲其自裕，蓋將使推所有以濟人之不及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負天畀之富矣。直者舉之，枉者錯（錯置也，停止也。孟子舉直錯諸枉）之，斯不負天畀之貴矣，然富貴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則在己，名爲惠人，實自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天札（天札死也，左傳民不天札），之變，視其輕重，必有術以處之，或私祭之分，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獨（獨除也。又明也）征，募糶勸糶，或聽民收其遺稚，或命醫療其疾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而父母坐視不救之理也。嗚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之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哉。

預備

災異之生，常出於人之所不意，誠素有其備，雖甚災不足爲憂也。今州郡多無委積（委積牢采薪芻所以治賓客也）。雖有之，而在上者封鋼甚嚴，不測有虞，茫無所措手，此厥今牧民者之通患也。然今所謂盜應之錢者，山州僻縣，未嘗有之，而使客往還，率無枵腹而過者，意必有以規畫也。至於備荒之儲，獨未有及焉者。豈以治平之時，何遽有此，所以困仍歲月，幸滿而去，不復爲民遠慮耶。嘗聞近代爲縣者，教民種蔓菁，

擣其根以爲餅，大者三四斤，軋而儲之，後值凶年，蒸以食飢民，味甘且美，賴以全活者甚衆，夫古人慮民之遠也如此，其肯苟且幸代，而不爲民預備哉。

均賦

故事民之稅賦，三年則第其貧富，而均平之。或好名未及而先爲，或避謗險期而不爲。皆非也。如期行之，民受賜不淺矣。

祈禱

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民三日，以思己愆（愆，罪也失也）。民有冤與，已有賊與，政事有未善與，報國之心有未誠與。無則如儀行事，有則必俟追改而後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毫之慝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不可奴妾流民

嘗見一顯官，於凶年市所部民子女，殆數十餘人，美且壯者，皆奴妾之。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也。僕聞而嘔噎曰，使其困憊，吾治，已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不大獲罪於法耶。故感而書之，以戒後來者。

救焚

民或失火，則伐鼓集衆，親泣以救之。惻隱之心，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相趨患難矣。

尙德

反風滅火，虎渡河，蝗不入境，全境之水回流，此在長民者之德何如爾，殆不可皆謂之偶然也。

上災異

災異之事，則不可不聞，祥瑞雖不上，可也。

事長第八

凡六條

各守涯分

榮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夫國之所以亡，家之所以敗，皆由卑不知有尊，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諸歷代，厥監甚明，今夫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設官也，有長焉，有貳焉，有貳屬焉，有胥吏焉，各安其分，而專其事，天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乖同寅之義，無協恭之誠，衷既不和，則所見必有不同者。或長官不知

待佐貳之禮也，或佐貳關於事長官之道也，見辭色則彼此嘗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所見或不同，居下者當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則俟其退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不回之理。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爲長者，亦當如是曉之也。稍有所挾，雖面強從，退而必有不堪者。日引月深，終於洩露，人見其乖忤也，讒譖之言，乘之而入，久則訟必興，而政事隳矣。爲一時之忿，使同僚之心離，闔境之民不得治，則其人之褊淺可知矣。古人有言，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欲成大事必須少忍。又曰，忍爲衆妙之門。旨哉。

寧人負我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庶幾乎。

處患難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古今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成而無敗之理也。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專莫不皆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重輕皆所不恤，願其在我者何如爾。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而君子恒以爲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子以爲有餘，歷觀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

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灼，明也，）乎此而已矣。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爲，難矣。嗚呼，善觀人者，其於此焉察之。

分 謗

是非毀譽，自古爲政，所不能無者。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歸人，聞毀則歸己，無長無貳，處之皆當如是也。前輩云，恩欲己出，怨將誰歸。嗚呼，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以禮下人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遠。昔某郡，有新守褊隘，大不禮其下。常令掾屬，羅拜於庭下，有一賢掾，初以疾在告。疾愈，當庭參，是日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掾拜焉，掾恬然不動容，興伏惟謹。識者，知其他日必爲宰相也，後果然。

不可以律己之律律人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爲包容，大挾律已嘗嚴，待人當恕，必欲人人同己，天下

必無是理也。

受代第九

郊迎新代

聞代者來，則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己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舊政告之也。大極天下之善，在彼猶在此，勸人爲善，即己之爲善也，詎可惟許己爲善，而不願他人爲善哉。

克終

爲政者，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也。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慎終如始，故君子稱焉。

不競

嘗見世之交代者，多有所爭，要皆舊官不廣之所致。或據其居而不從，或專其田而不分，或匿其公物，不盡以相授，使新者懷不平而無所訴，甚非士君子善後之道也。夫利之與義，勢不並處。義親則利疏，利近則義遠，况爲民師帥而專務於利，其聚怨納侮

，視市井小人不若也。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不可自鬻

代之未至也，風（同諷）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行，鳩（聚也）錢帛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也。蓋爲善不求人知者爲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嗚呼自鬻自媒，惟崇虛譽者，風斯在下矣。

告以舊政

近代東原吳曼慶，爲某所憲長。既代，謄謄新上者曰，某事有少許未完，某獄已具而未決，某接，（同樂）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許能可用。一部之政，毫分縷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盡。嗚呼今之仕者。方其在職，尙不肯用心。况已代去，而敢責其如是哉。

完歸

其在政也，民被德澤，訟清盜息，豪強消沮，同僚悅服，則去之日，雖敝車羸馬，行囊蕭然，其樂有不啻萬金獲，而千金駟（四馬一乘也）者，受前輩由外官而至執政

衆，論濟人之功，皆自以爲不及爲縣，遠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爲也。

居閑第十凡六條

輕去就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愛，斯有其憂。任一縣之責者，則愛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愛一州。任一路之責，天下之責者，則以一路與天下爲憂也，蓋任重則責重，責重則憂深。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者，有以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固未嘗不憂其責，而以位爲樂也。若以位爲樂者，苟其位者也。嗚呼，大聖大賢，宜不難於其所任，猶且不自暇逸如此，吾才遠不逮聖賢，顧可樂其位而不重其責也哉。

致政

古人以休官致政爲釋重負而脫羈囚。切管思之誠有是理。方其仕也。嚴出入而慎起居，一囁一笑亦不敢以輕假人。蓋一身而爲衆師表，少踰規矩，謗議四聞，譬之特行於高屋之上，自頂至踵，在下者無不見之也。一朝代至，脫身而去，詎止如釋重負，脫羈

因而已哉，嘗見仕而休居者，往往不喜，或命子侄，或託朋友，市奸搆訟，靡政不及，小有所遠，則曰去官同見，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納維谷，（窮也詩進退維谷）甚而撓沮排舐，爲狀百端，細民無知，亦從而（隨順也史記靡然鄉風）設使己政之初，人以是荐（重也又聚擾也）擾，當若何，推心體之心，必自知其可惡矣。

進退皆有爲

進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修其所未能，則是進亦有爲，退亦有爲也。近世士大夫，惟狃於進退，則澁然無所猷爲，甚而茹愧懷慚，蹙縮不敢一出戶。夫軒冕古人以爲尙來之物也，其有也何所加，其無也何所損。不思良貴在我，惟假於物，以爲重輕焉，則其人品之卑下，不待論，而可知矣。

以義處命

世俗達窮達進退，皆本天命。謂命之窮者，雖蹙競而亦窮。命之達者，雖遠逝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翁術士之常談，非君子所尙也。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害義。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吾不謂命也。樂則行之，憂則遠之，吾豈謂命哉。彼淪胥（率也詩淪胥以一鋪言而牛率相引也）富貴利達之境，而不能出者，則往往託命以自誣，宜乎接武（禮堂上接武跡也）禍機，而卒不能悟，悲夫。

求進於己（禮堂上接武跡也）

士當求進於己，而不可求進於人也。所謂求進於己者，道業學術之精，是己。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己。蓋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可求。道業學術在我，而不可不求也。況古之人，不以富貴利達爲心也，其所以從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以爲恥，而不以爲榮。嗚呼，非誠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

風節

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則何暴不從，何炎不附。雖有他美，亦不足贖也。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而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矣。嗚呼，士而居閑者。能以此言銘其心，庶不易所守，而趨勢要哉。

44501

SKBC
MG
D092.47
1
:1